

泳齋近思錄衍註

二

涿齋遺志新行註卷之三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鄭楊 柏 尚 考

論學

陳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

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

一夫不得其所若提千市 顏淵不違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淵之所學 伊尹之所志學 伊尹之所志學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公焉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郡楊 伯喆 彥瞻

論學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

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為 堯 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顏

淵之所學 伯喆曰 伊尹之志視人猶視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 顏子為好學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

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伊川先生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

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

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論學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

伯夷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則

顏子

之知所養也三月不違誠之道在乎信道顏子之力求至也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

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

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

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

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

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

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

顏子所學異矣

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

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

動亦定靜亦定

程子曰心齋坐忘百念俱泯者亦定也人知動亦定靜亦定之理則死無

生禍福窮達榮辱豈足為此性之累哉

無

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

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

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

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伯岳曰

應世之迹也因物之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

來而應之非有心也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伯岳曰背者人之所不見也庭

身則內觀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孟氏

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伯岳據孟子

三九七

衍註卷之二

四

潘承奉

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伯岳

謂天下事物之理無非自然小智之人務為

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非以鄰國為溝

壑也非以隄堰而壅遏之也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

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文集伯喈據揚道夫問

思量天地有心與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

心若使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

思慮來曰如此則易所謂見天地之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如何公所謂說只說得

他無心處耳便是他主宰處所以謂之帝以性

情謂之乾心便是他主宰處所以謂之帝以性

生物為心蓋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

心耳又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為

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

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所以

四四三 衍註卷之二 五 潘天志

天地之常以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地以此心普萬物

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

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个小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

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

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

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

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

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伯喈曰有
是實則有是名名者實之實也君子之學為己本不求名於人也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終其身無可紀之實矣此君子之所疾也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四百升七

衍註卷之二

六

全通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
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
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伯喈曰條理猶言脈絡也智翁
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又曰發己自盡是謂之忠且如某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得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循物無違是之謂信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個只是存諸內信是形諸外一事有兩端之義也

論學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

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往來雨
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
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
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

能廓然無所不通乎伯岳據荀子曰心卧則

晦翁曰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
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
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
自家使底佛家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
个所以瀉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
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即自行

之心也
衍註卷之二
八
潘某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

德也伯岳據蹇之象曰山上有
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已上並易
伯岳據

豐之彖曰明
以動故豐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也以善及

人而信從者眾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

而无悶乃所謂君子經說
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

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遺書

下同

晦翁問

伯岳輔

廣曰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如何誠是敬如何廣曰敬是把握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握時也有自然時誠也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个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个朴直懇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

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伯岳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天地之化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

三十三

行註卷之二

洛英卷

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

須是學顏子舊註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

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

處所樂何事伯岳據伊川問學者顏子曰

若能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字曰吾雖未識先生面已識先生心何其所

論學

造之深也周憲問著先生曰王先生上一毫顏子非
 樂道果何所樂先生曰心上無樂無足樂道
 有心樂道則有倚著功名富貴固無樂問
 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道
 夫子何以言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其憂而
 言故曰不改其樂曰飯疏食飲水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夫子何為而樂哉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樂
 樂意者其在此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憂回不改其樂也顏子何為而樂哉博我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顏
 子之樂意者其在此也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

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

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曰困窮拂鬱

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舊註時以

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
 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
 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
 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

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明道語

禮尚嚴常使人有畏心樂尚和常使人有喜心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然減而不進則銷盈而不反則放欲養其性而制其情也難矣故禮樂之並行者凡以節適乎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四六十五 行註卷之三 二二 曰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伯岳曰自昔言性者多矣惟一段又於本性即理也其論深切著明此一段又於本

性之外發明氣稟而言蓋有性則有氣有氣則有性與生俱生氣未嘗不備也然性之有明蔽由其氣之有清濁惟能養其性以勝其氣性未嘗不明也所以不可歧而二之者此也嘗觀舜之命禹先論人心道心而終歸於精一執中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持其志無暴其氣其旨皆是也合體用抽關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在茲乎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伯岳據使漆雕開仕子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斯指此理而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論學

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有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伯岳曰：人方汲汲於仕進而開獨揆諸心而有未能自信之言，三子者皆有志於諸侯大夫之事，而點獨安其分而有優游自得之適，能重內而輕外，不吝己以爲人，所以見聖人大意。

根本須是先培壟，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伯岳據 晦翁曰：上蔡說敬者常惺

惺法也。此說極精切，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爲好，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曾祖道曰：「此个氣象，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
晦翁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
程子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
程子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
程子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論學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其志

伯岳曰志氣之帥也能持

其志則氣習不能移矣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可以為法矣

伯岳曰謂小心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

季六

衍註卷之二

十四

日及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 先生曰蠱之象君

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
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伯岳據 伊川

有事之象以振濟其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
養德於天下則養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

二
者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伯岳

據 晦翁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
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
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伯岳
謂務真實而不務高遠仁者之事也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舊註
西銘

言弘之道 伯岳
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晦翁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
身却只在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曰能盡己之有則公矣能推己及人
則平矣故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

言十七

衍註卷之二

十六

金通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
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
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伯岳曰人之為
學不進則退譬如登山中間非駐足之地兼
亦無不進不退之理古人謂百尺竿頭進一
步是也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介

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伯島曰於所當爲如飢食

渴飲可也纔著意爲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
个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
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
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子九十九

衍註卷之二

一一一

張先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
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
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
昔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
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
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
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曾中所蘊自成

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伯岳據晦翁曰

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若不肯去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个美稗今若不若不肯去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美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穀不熟又不如美稗也次日又言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活則周流

四百五十一

衍註卷之二

十八

全通

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晦翁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隅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揚道夫問方應此事未了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晦翁曰也須是做這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伯岳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為者亦若是人之立志當如此也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

論學

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

孝道也

伯岳據

如此親切

了

近世程沙隨

猶非

程子說得

以

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个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

四

衍註卷之二

一

九

潘

敬曰敬而無失口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親有君有長時用敬則無親無君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諸先生說敬各不同其實只一般程子曰主一無適惺惺也曰整齊嚴肅也便是敬顯道曰常惺惺也便是敬尹和靖曰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瑞巖和尚每日常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或問與謝氏惺惺之說如何吾儒喚醒此心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向曰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大率是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哉

學者須要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

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伯岳曰有心於盡道無心於計

效非仁者孰能之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

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以上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下同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

伯岳曰學而博矣然博之中不能無是非焉故必審問之問而

人告之矣然雖得於人而非自得於心者也故必謹思之思而得之矣然所思或與所問者殊則又不知孰為是孰為非故當明辨之明則是者真是非者真非於是擇其是者而篤行之此五者君子之所以學廢一不可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

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

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

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

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

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伯岳據或問上蔡先生曰

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不用則何止吾文莫已不用否曰未到

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
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問聞此語後如何曰
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
後來遲問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
開此二十年聞
見知識却然長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

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以上外書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伯禹據橫渠曰

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

行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則

至是時為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如

此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

有以待之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

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

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

論學

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
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 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伯岳曰盡人之性
而有不以充人之形
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聖

新註卷之二

六四

卷之二

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
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

錫類伯岳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
以事天者至矣人與我同出於天地我能盡
孝亦欲人之盡孝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如

穎考叔之及莊公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
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伯岳曰為其
所當為而天

祐之不弛勞而底豫者也處其所難體其受
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

伯奇尹吉甫子為後母譖而見逐作履霜
操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所從若伯奇之

論學

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非人之能為豈可不素其位而行而

以順受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舊註

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字備乃仁之體也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揚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

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

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伯岳據張無垢曰余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格於形體而不知我乃

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

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為持己接物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難當如

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命而富貴福澤為天地之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

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

當自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

論學

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
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
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
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舊註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
銘已上並正蒙伯岳曰戲生於有意過出於
無心能敬焉則何戲之有能悔焉則何過之
有狎戲以為常文過以
為事烏在其為智哉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書中

術註卷之二

六六

孫球

不固矣

伯岳曰
固陋也

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

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文集
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
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

决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
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伯岳據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東萊

先生曰此是傳說告高宗以本末源流處為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既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苟一時不修則天命已不流行既遜志又時敏則已之所修又新之地益如井之泉愈汲愈生以至於日新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四百丹

行註卷之二

九七

全通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

伯岳據

翁曰尊者恭

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

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
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
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
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
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已上並橫渠文集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

卷九

行誼卷之二

七八

系珠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

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伯喈曰年有老釋覺無先後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子說下同孟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論學

文要密察

伯岳據

晦翁曰密察明辨也

心要洪放

語錄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

伯岳曰

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以

之學奕猶不可而况學道者乎心苟不忘

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三首

行誼卷之二

七九

卷之三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 孔 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

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肝肺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益變不可輕

論學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伯岳曰可與共學未

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之未至其可驟然而語變哉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

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

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

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重五

行註卷之二

九

卷九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足則所有必不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如以未知

為已知則終身不知矣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論學

